

煙雨少年情

翠屏（蔡淑媛）

「噹噹…噹噹…噹…」清秋九月，台灣各處校園裡響起了開學的鐘聲。

XX 市近郊一所初級中學初三甲班的教室裡，瀰漫著一片噪雜的喧嚷。去年的班長站在講台上主持班級會議，遴選新班長。他幾乎要把喉嚨喊破～～「還有沒有？最後一個提名，快點，快點。……」

李景芳安靜地坐在椅子上，雙手托著下巴，微皺眉頭，沉默地面對著眼前的亂象。他不喜歡人多嘴雜的場合，他是一個稍嫌內向的十五歲文靜清秀的男孩。除了上課以外，他經常的活動是獨自去籃球場投投籃，操場上練練單槓，要不，就坐在教室裡拿起鉛筆在空白的紙頁上塗畫卡通人物或山水。

忽然，一陣沙啞粗糙的聲音破空響起：「我提名班花李景芳～～小姐」。李景芳往聲音來處看了看，原來是外號叫「火牛」，留級兩年，學校裡出名的三朝元老。李景芳站起來出聲抗議，同學鬧得更兇。在一片擾攘聲中，李景芳以高票當選了新班長。

「班花當班頭，除了收發筆記簿，分派值日生，還要，還要，呃！還要替女老師拿皮包，撐傘，到老師家裡幫小孩換尿布。哈哈！」燒餅（一個圓形臉上長滿青春豆的粗壯男生。）看出李景芳的懊惱，故意煽風添炭，火上加油。

李景芳舉起手臂，握緊拳頭，真想上前去把火牛和燒餅痛揍一頓，可恨就是出不了手。天生不是打架的材料，他有自知之明，但也難免對自己生氣。同學封他「班花」，叫他「小姐」，除了歸功於曬不黑的皮膚和長睫毛的大眼睛，還有一個秀氣的

名字。一想到自己的名字，他就忍不住〔怨嘆〕自己的老爸。明明生的是〔後生〕，為什麼偏偏給個〔查某子〕的名字。害他初一新生入學被分發到女生班去，面紅耳赤地在那裡待了老半天。

吃午飯的時候，同學們嘖嘖喳喳地談論剛剛從校工那裡聽到的大消息～被學生取了一個外號叫「老巫婆」的歷史老師，突然生重病住進了醫院。巫老師身材瘦小，終年一襲陰丹士林深藍旗袍。她有一個尖長的下顎，說話如機關槍掃射。雖然尚未給她教到，但是有關她的「教學事蹟」早已從去年高年班的學生口裡流傳下來裝了滿滿一籬筐。最出名的是～～她會拎人耳朵；會用竹棍打手心；更恐怖的是，〔三不五時〕突然就會來次隨堂考試。每次上她的課，大家提心弔膽，等待下課有如大旱之盼甘霖。

上課鐘剛打過，一陣輕細的腳步聲在教室門外響起。坐在後面靠窗，外號叫「廣播車」的學生向外探頭一看隨即大叫起來：「哇！新老師，全新的…」他話未說完，一個年青女子走進教室來。「好年輕，真的是老師嗎？」有人不敢相信，小聲嘀咕。年輕女子長髮披肩，脂粉不施，只塗了一點淡紅色的護唇膏。「巫老師請病假，我來代課。」剛說一句話，臉上就升起了一朵紅雲。為了掩飾緊張，她很快拿起講台上的學生名簿開始點名～～陳家福、丁宏光、江和雄…李景芳…。當李景芳舉手說「有」的時候，她抬起頭看了他一眼，眼中的神色似笑非笑，帶點驚訝。

點完了名，她轉過身，拿起粉筆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寫出「白景芳」三個字。「啊！白景芳，和我們的班頭，班花小姐一樣的名字。」不知是誰脫口而出。白老師微微一愣，班花小姐？男生班的班花？她看了李景芳一眼，若有所悟地微笑起來。李景芳終於瞭解剛剛白老師眼裏古怪的神色。原來師生兩人雖不

同姓卻是同名。

白老師上課時不要學生翻看書本，她自己也不念講義。她用不急不緩，春水微波的聲調從中國朝代的興衰替換，提帶出英雄名士的慷慨悲歌。李景芳從來不曾對歷史課產生這麼大的興趣。他巴不得每天八節都是歷史課。下課鈴響，午休時段開始。李景芳快步走到講台前抱起整疊筆記簿，和白老師一前一後走出教室。

「李景芳，你是班長，你覺得老師的教法同學會喜歡嗎？」白老師突然這樣問他。李景芳結巴半天才勉強擠出了這麼一句話：「他們都說～都說老師會講～會講好聽的故事。」

「你們把歷史課當作聽故事課？」白老師笑著問。

「我是說…是說…老師…書教得教得…很好…。」他越著急話越說不出口。

「謝謝你，李景芳。聽到什麼意見，儘管來告訴我。」白老師接過李景芳手中整疊筆記簿，轉身走進辦公室。

李景芳回到教室的時候，同學們正一邊吃著便當一邊不停地嘖嘖喳喳。

「……難怪那麼年輕，原來還在念書。」

「那麼漂亮，一定是校花，鋒頭人物。……」

「才比我大幾歲？就得叫她老師，哼！划不來。」火牛在吼叫。他已經十七歲。

「長得那麼白，就像…就像…」燒餅一時語塞。

「就像什麼嘛？」有人等得不耐煩。

「就像，就像……呃！就像妖精。」燒餅情急瞎編。

「你見過妖精，白顏色的妖精？」不知誰頂了一句。

「白蛇精～白景芳～白妖精。哈哈……」燒餅講得越興奮，“哈”得越大聲。

李景芳走上前去對準燒餅的下巴，一拳直揮過去正好打中燒餅的〔牙槽〕。他痛得大叫：「喂！喂！你幹嘛打人？」。李景芳冷冷地回答：「在教室裏大呼小叫，不打你打誰？」竟然能揮拳打人？李景芳自己也嚇了一大跳。

一個綽號叫做「廣播車」的男生開始在教室裏廣播有關白老師的「小道消息」。白老師原來是他小學好友阿華的表姊，台大歷史系二年級肄業。因為身體不好，所以休學半年住到阿華家靜養。阿華的父親是醫生，就近照顧比較方便。廣播車又繼續廣播下去～～白景芳因為長得漂亮又會念書，在學校相當出名，男生背後叫她「白天鵝」，是歷史系的「系花」，接到的追求信可以編成一部「情書大全科」。

這時候隔壁班一個學生走進教室湊熱鬧。他說經常看到他家附近通往學校的碎石路上，教理化的賴老師，七早八早就等在路旁樹叢邊。看到白老師遠遠騎車過來，他趕忙就騎上車跟上前去裝作「不期而遇」，眉開眼笑地陪著白老師一起到學校。

上理化課的時候，看到老師在講台上比手劃腳，口若懸河。李景芳只覺得胸口一片燥熱。他拿出白紙畫一隻蟾蜍蹲在小湖邊，流著口水目不轉睛地盯住湖中悠悠划水的美麗的白天鵝。他想了想，又在紙上寫下一行字～～癩蛤蟆想吃天鵝肉。他原是畫給自己看的，旁邊同學探過身來搶。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，賴老師走過來沒收了那張畫。

賴老師瞄了一下紙上的圖畫，回到講台以後聲音突然變得生硬，臉色顯得特別青黃。他到底看出幾分畫中的意思呢？李景芳不大能確定。「癩蝦蟆」是賴老師的外號，學校裡眾所周知。李景芳對他感到抱歉。但是一旦白老師的影像自動在腦海中升起，他對賴老師的歉意頓時消失無蹤。

時間在上下課的鐘聲裡飛快流轉。記得才剛開學，十一月卻已接近尾聲。月考剛完，期考未到，正是可以在課後的操場打籃球，踢足球的好日子。那年的秋雨偏偏來得早，秋風也不甘落後，校園裡水窪處處，落葉紛飛。李景芳站在吸滿水汽的窗前，透視窗外飄著細雨的煙景。「今年冬天會來得早。」他在心裡默想。冬天到來表示學期即將結束，白老師就要回到台北去復學。一想到這，他的心就微微扭痛起來。

白老師步履輕盈走進了教室。水珠濺玉，她原本白皙的膚色閃爍珍珠的光澤。她開始介紹滿清王朝的敗亡～～八國聯軍進駐北京城、慈禧太后倉皇出奔，臨走前命令隨從把她一向痛恨的，卻是光緒皇帝的最愛“珍妃”扔進紫禁城邊的水井裡。……

「珍妃不知道有沒有白天鵝漂亮？」燒餅回頭問。

「我又沒有見過珍妃，怎麼知道誰漂亮？」李景芳不情不願地回答。

「我猜白天鵝沒有珍妃漂亮，人家珍妃是眾多美女中挑選出來的耶！」燒餅又說。

「猜你的頭啦，你懂個屁！」李景芳出口就罵。他不准別人說白老師有一丁點不好。

「你這麼緊張幹嘛？我又沒有說白天鵝不漂亮。」燒餅一生氣聲音就會提高，同學轉頭看著他們。白老師沒有停止講課卻深深看了兩人一眼。李景芳看到了白老師眼裡不悅的神色，他急得漲紅了臉。他不能給白老師任何壞印象。他恨死了「燒餅」那個大嘴巴。

風雨日暮，期末考終於結束。李景芳背起書包穿上雨衣走入雨中的校園。他看到白老師獨自走在離他不遠的前方。她右手撐傘，左手提個大型塑膠袋～裡面裝滿講義與考卷～迎風吃力地挪動腳步。

「白老師好！」李景芳跑步趕到她身邊。

「啊！是你，李景芳。」他接過老師手中的塑膠袋。

「你歷史的成績很好，別科怎麼樣？」白老師開口問道。

「都差不多，老師，但是我最喜歡上歷史課。」

「真的？以後上大學就念歷史系吧！和我同行，好不好？」白老師帶笑地說。他沒有回答。他還未想到念大學那麼遙遠的事。

「老師，你念台大，是不是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白老師驚訝地問。李景芳得意地笑了，他差一點把「白天鵝」的「韻事」也一併傾倒出來。

「老師，台大一定比我們的學校大得多吧？」一出口，他就知道鬧了笑話。那有堂堂國立大學比不上城郊初中的道理？

「大？」白老師笑起來：「不知大幾倍呢。你去過嗎？」

他搖搖頭。他多麼想告訴她，他已經「決定」要跟她上同一個大學。

「您大學還沒有畢業，是不是？老師。」

「你聽誰說的？」她驚訝得睜大眼睛。李景芳這回老實地告訴她，是「廣播車」從她表弟口中探聽得到的消息。

「你的功課好，將來上台大一定沒問題。只是，等你進了台大，老師已經不知道到哪兒去了。」白老師好像對著他說，也像在自言自語。

一片悲哀的浪潮迎面撲來。李景芳多麼希望自己能像「珍妮的畫像」那本靈異小說裡的小女孩那樣，跳轉三圈，就已長大成人。他知道這根本就是不能實現的夢想，悲哀就更加深切了。……校門口已經近在眼前，就要與老師分別了。

「老師，您下學期真的，真的不再回來教我們了嗎？」李景芳提起勇氣問了這梗在心中已經好幾個星期的問題。

「正牌老師就要回來了，代課老師怎麼能不走呢？而且，我也應該回學校去把書念完了。不過，我會永遠記住你的。李景

芳，你是好班長，好學生，我們還有同樣的名字，我怎麼會忘記自己的名字呢？」白老師溫柔的語音微含著離別的哀傷。

終於走到校門口了。李景芳為白老師攔到一部三輪車。上車前，她拍拍他的肩膀輕輕地說：「再見，李景芳，希望你將來考上和老師同一個學校。大學畢業，有成功的事業，美好的人生。只是，到那時，老師的頭髮恐怕都已灰白了呢。」

三輪車漸行漸遠，終於完全消失在煙雨街路的盡頭。「老師，老師，您只不過大我四、五歲，怎麼知道誰的頭髮會先白呢？」他癡癡地站在飄著細雨的校門口，依依不捨凝視著逐漸遠去的三輪車影，不知何時浮冒出來的眼淚伴和著雨水成串地滴落。……

時光匆促，日月如梭。高中畢業後李景芳實踐了那年與白老師訂下的「心約」～～大專聯考如願躍上台大的金榜。校園裡問過幾名台大人，無人認識白天鵝。大學歲月四年一輪迴，蕭條異代，何處芳蹤？

李景芳踏遍了杜鵑花城、椰林大道每一片芬芳的草地，依依相隨已有風姿曼妙的情影。花前月下、兩情相悅，真真實實的愛戀，再無生澀無奈的眼淚與幻覺。

很多年過去了，但是他偶然還會想起，島南城鄉，在那翡翠綠的初中校園裡，已經屬於前世的，那段微雨輕煙，朦朧如夢的稚情。

〈2019年三月修訂〉